

讲稿忘在旅馆里 致辞记在脑子里

农民儿子莫言的文学童话变成了事实



当地时间12月10日下午,2012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身穿黑色燕尾服出席的中国作家莫言,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证书、奖章和奖金支票。授奖辞中评价莫言说,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

授奖辞末说“请”

下午4时30分许,颁奖仪式正式开始。在莫扎特D大调进行曲的乐曲声中,莫言和其他获奖者一起,身着黑色燕尾服步入会场。

据悉,他们12月10日上午就来到音乐厅参加领奖彩排。获奖者们的位置在台上左边,莫言坐在第一排左起第7个座位上,表情严肃。

文学奖排在第四位颁出,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致授奖辞。韦斯特伯格说(大意):“莫言是个诗人,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性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韦斯特伯格评价了莫言的《酒国》《蛙》《丰乳肥臀》等作品后说,莫言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每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他的语言辛辣,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没有跳舞的

独角兽和少女。莫言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

授奖辞最后说,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品德和残酷交战,对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文学探险。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读完授奖辞,韦斯特伯格用中文说了一句:“莫言,请。”

瑞典国王颁奖

莫言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向舞台中间,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手里接过了诺贝尔奖证书、奖章和奖金支票。随后,他与国王握手后微笑表示感谢,并向各个方向鞠躬致意,观众席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此时直播的镜头转向了观众席,莫言妻子杜勤兰与女儿管笑笑身着盛装坐在台下,见证莫言领奖的光荣时刻,神情激动。莫言领奖后,位于二楼的乐队开始演奏丹麦作曲家卡尔·尼尔森的《阿拉丁组曲》第四曲《中国舞曲》。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参加了颁奖仪式,他告诉记者,全场气氛庄重严谨,给莫言的掌声长过其他几位,“因为是文学,是跨越国别的文学。”他

说,现场感受非常激动,瑞典国王、王后、公主都盛装出席,“令人尊敬的人做尊重文学科学的事情啊。”

最大感觉是“累”

颁奖典礼结束后,莫言与家人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参加了诺贝尔奖晚宴。在晚宴上,每位获诺奖者都要致辞。莫言开篇便说:“我的讲稿忘在旅馆了,但是我记在脑子里了。”

作为文学界的最高奖项,诺贝尔基金会给予了包括莫言在内的所有获奖者最高礼遇,比如为莫言随行配备的是诺奖特制接待车——一辆贴有诺贝尔头像的宝马760车,下榻的Grand酒店入住的房间每晚价格高达人民币15898元。

尽管每天受到王室礼遇,但莫言这几天最大的感觉还是“累”。当地时间10日中午11时许,记者连线陪同莫言领奖的瑞典博维公司老总陈黎明,他说自己刚陪莫言参加完诺贝尔文学奖的彩排仪式,彩排历时1小时,莫言登台若干次。“每天都是不停地合影、签名、吃饭、演讲,还要应付媒体。他实在太累了,身体透支得很厉害。”(夏琦)

莫言的答谢辞

尊敬的国王、王后和王室成员,女士们先生们:

我的讲稿忘在旅馆了,但是我记在脑子里了。

我获奖以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由此也可以见证到,诺贝尔奖确实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奖项,它在全世界的地位无法动摇。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在这样一个殿堂中

领取这样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

我想借这个机会,向诺奖基金会,向支持了诺贝尔奖的瑞典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要向瑞典学院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

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为世界的文学。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们。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智慧,都在我的作品里闪耀光芒。

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谢谢大家!

穿要“足够正式” 坐可“稍改规则”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和晚宴细节揭秘

本报综合消息 东西方文化和礼节的差异,使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和晚宴的诸多细节也成了需要反复考量的因素。12月10日晚答案揭晓,皆大欢喜。

严格规定着装要求

莫言临行前,颁奖礼穿什么成了一个话题。诺奖官方网站上的《庆典指南》告诉观礼者,穿运动鞋和牛仔裤、休闲装是绝对不行的。颁奖仪式上,客人们被期待(事实上是被要求)穿黑色西装(男士)和长裙(女士)。至于市政厅的晚宴,着装要求也是严格的正装。男士是白色领结、无尾晚礼服和燕尾服,而女士必须找出最好的晚礼服。如果宾客想穿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服装,须与组委会沟通,他们认为“足够正式”才可以穿着出席晚宴。

莫言所穿的男装礼服不同于英式的燕尾服塔西多(Tuxedo),它有其专属的瑞典语名称弗拉克(Frack)——这个词的本意是“尾巴”。两者的显著区别是,塔西多扎黑领结,并收腰系扣,弗拉克只配白领结,敞胸开怀,有六颗黑纽扣。如果扎黑领结就会被认为是男侍从,挂金色纽扣的是门卫。弗拉克一般用于最高级别的场合,比如加冕典礼。

莫言着唐装、汉服、长袍马褂亮相的建议曾赢得不少支持,但穿弗拉克机会难得,莫言入乡随俗一次也很喜气。

豪华晚宴提前准备

诺贝尔先生晚年生活的意大利圣雷莫因佩里亚商会为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厅和市政厅贡献鲜花装饰。

晚宴由斯德哥尔摩市政厅饭店提供餐点,主厨从4月就开始研究菜单,甜点师则从5月底开始设计宴会的甜点。

今年晚宴,市政大厅提供超过60张餐桌,铺上总共大约470米的亚麻布,桌上有大约7000套陶瓷餐具、5400套玻璃餐具以及10000套银餐具。晚宴厅内不仅要坐满一千多位来宾,还要留出过道供数百位服务员穿梭,每位宾客只有大约60厘米宽的活动空间,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拥挤的奢华晚宴”。

诺贝尔奖晚宴的菜单经过严格筛选,而菜单的保密工作甚至和诺贝尔奖名单一样严格,只在每年12月10日晚7时才会揭晓,就连烹制菜肴的厨师也直到宴会前三天才会拿到菜单,并且绝不能透露一个字。给每个晚宴客人配备的全套餐具包括十几把镀金刀叉,十多件金边的

碟碗,还有全手工制作的十几种酒杯,上面标有“诺贝尔”标志。这些餐具平时都被锁在市政厅的保险箱里,一年就用一次。宴会结束后,餐具和酒具往往会拖到第二年的1月才清洗。这样是为了防止服务人员太疲惫,打碎了昂贵器具。

宾客众多礼仪繁琐

餐桌上的举止同样不容忽视,比如,瑞典式祝酒:举杯、与同桌宾客眼神接触、然后在空中轻晃玻璃杯、呷一小口酒、再次眼神接触、最后落杯。宾客众多,他们获得的建议是,避免在上菜间歇集中如厕,以免拥挤。

北京时间11日早晨6时(当地时间12月10日23时),记者连线身处斯德哥尔摩的媒体同行获悉,诺贝尔奖晚宴只有皇族才有80cm宽的

座位,其他人,一人只有60cm宽度。

诺奖评委马悦然太太陈文芬在颁奖礼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可以想象1300人一起吃饭,光是排队看护照(核对请柬),寄放大衣,换鞋等等就必须非常有秩序。因为下午还在下雪,他们上午11时就出发赶赴下午4时的颁奖礼了。

莫言夫妇获准邻坐

一般情况下,诺贝尔奖得主在宴会上与自己的家人是分开就坐的。由于莫言夫妇都只会讲中文,因此诺奖主办方破例将莫言夫妇安排紧邻而坐。诺贝尔基金会发言人安妮卡·庞蒂蒂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根据主办方安排,在颁奖仪式后的宴会上,莫言身边就坐的分别是他的夫人杜勤兰和中国驻瑞典大使兰立俊的夫人。(乐梦融)